

【机村传说 叁】

阿来

3.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机村传说 叁 阿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来作品集 | 机村传说 | 3. | 人民文学出版社

阿来

【机村传说 叁】

阿来

3.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山.3/阿来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6697-1

I. 空… II. 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9004号

责任编辑:脚印 装帧设计:刘静
责任校对:王玉川 责任印制:王景林

空山 3

阿来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34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9.625 插页5

2009年1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978-7-02-006697-1 定价2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1. 拉加泽里初来双江口时,镇上还没有这么多房子。

当时就一个木材检查站、一家十多张床位的旅馆、派出所执勤点和一个茶馆。茶馆老板姓李,对茶水生意并不上心,整天捧着个大茶杯面无表情,偶尔,西山落日烧红漫天云彩,东方天空的蓝色越来越深,月亮从那深蓝色中幻化而出,李老板拿出一把二胡,给弓子抹上松香,琴声未动,先就沉吟半晌,等到琴声响起来,反倒不如那无声的沉吟有诱人的滋味与吊人胃口的玄想。

在县城上高二的拉加泽里回家休了暑假,决定不再回城上学了。他从已经转移走的伐木场没有拆尽的旧房子上拆下来一些旧木料,请拖拉机拉到双江口镇上,盖他简单的房子。

大型国营伐木场迁走,不是说每一株树都砍光了,只是残剩的森林“不再具有规模化的工业开采价值”。到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了,木材可以进入市场自由买卖,那些残剩的森林,对当地政府和机村的老百姓来说,如果只是论钱,还有上亿上十亿的价值。

整个地区都为木材买卖而兴奋,甚至有些疯狂了。

双江口镇从诞生到消失,一共不到二十年时间。这个镇子建立五年后,高二学生拉加泽里来了。拉加泽里是机村人。

但他的建房工程刚开始就停顿下来了。

一个姑娘来了，守在他身边无声啜泣。哭泣的姑娘是他的同学，也是他的情人。姑娘哀哀地哭泣，想以此阻止他这简陋的工程，跟她回学校继续念书，实现他们共同上大学的梦想。

拉加泽里铁青着脸，没说一句话。

姑娘哭了足足小半天，没有什么效果，就用头巾掩着红肿的眼睛离开了。第二天，拉加泽里坐在那些修房子的木料堆上，整整一天，没有说话。太阳快落山时，茶馆李老板走上前来，问了他一句话：“年轻人，你想停下来吗？也许你真该停下来，看你让那个姑娘多么伤心啊。”

这是镇上第一个跟他讲话的人，拉加泽里笑笑，说：“要是我跟她一样有父亲把家里照顾得妥妥帖帖，不用她劝，我也跟她回去上学去了。”

李老板喉里发出他的胡琴一样模糊而悲切的声音，转身走开了。

答过这句话，拉加泽里就开始动手搭建他的房子。

木材检查站站长罗尔依来了，他用脚蹬蹬地上废旧的木料，说：“喂，小子！这些木料你办过手续吗？”

拉加泽里说：“这是人家扔了不要的，废料。”

罗尔依站长提高了声音：“不要绕弯子，回答我的话。”

“什么手续？”他铁青着脸反问。后来，跟镇上的人混熟了，人人都要对他说：“那天，你的眼神真是把人吓住了。”他是什么眼神呢？惊恐？是的，惊恐。愤怒？是的，愤怒。仇恨？是的，仇恨。悲哀？是的，悲哀。当所有这些情绪都出现在他困兽一般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检查站长

罗尔依也被镇住了。

拉加泽里又接着追问了一句：“什么手续？”

罗尔依站长稳住了神：“什么手续？现在保护森林了，动一块木料也要林业局的审批手续。”

全镇的人有一多半都围了上来，有人希望这不知深浅的小子被狠狠收拾一下，有人希望因手握大权而没人敢招惹的罗尔依丢一次脸。

“你就说到底要干什么吧？”

“回你们机村打听打听，哪个小伙子在我面前不是规规矩矩的。”

“我不用打听，我就是用这些废木料来盖个小房子，你就明说，让不让我盖吧。”拉加泽里停下手上的活，眼里的光芒比他提在手里那小斧子上的光芒还要可怕。

这时，倒是罗尔依显出了退缩的意思，他环顾着四周，说：“看看，大家看看，我不过是依法办事，这小子倒……”他的眼光跟李老板的眼光碰到了一起。李老板哈哈一笑，走上前来：“罗站长消消气，念这小子刚刚丢了那么好的女朋友，可怜可怜，抬抬手，放他一马。走，走，到我那儿喝口茶，顺顺气吧。”

罗尔依就扔下句狠话，跟着李老板去了。

围观的人们没有看到期待中的好戏，就像失去了垃圾的苍蝇轰然一声，四散开去。

拉加泽里站在原地，麻木的身体慢慢恢复了知觉，天气并不太热，要不是李老板适时出现，他都不知道这事会怎么收场。把手里的斧子劈到那个可恶家伙的脸上？如果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他以后的种种打算就全部化为乌有了。如果不劈下去又会怎么样？让检查

站没收了木料,或者来一大笔罚款,对他来说,也是个毁灭性的结果。他所以来这个镇子,就是冲着检查站来的。木材市场开放后,一夜之间,很多人都靠木材生意发了财。检查站就像是地狱与天堂之间的一个闸口。过了那个闸口,就合了法,木头就可以换来大把的金钱;过不去,那就违了法,想靠木头发财的人就要被沉重的木头压得粉身碎骨了。

这个法是什么?

不是巫师们法术的法,也不是僧侣们佛法的法。而是法律的法。

在这个镇子上,就是检查站办公室里一些特殊的纸片,纸片上印着表格,表格很多地方都填满了,只要把笔在墨水瓶里蘸蘸,往空着的地方填上些数字,这张纸就开始产生魔力了。内心的欲望与实在的木头眼看着就要变成诱人的金钱。纸片从这张桌子上飞起来,从另一个窗口飘进去,飘到另一张桌子上,那里有一个更有魔力的东西,一只手里有一枚印章。那枚印章饱蘸了颜色,“啪”一声响,表格里那些数字立即就发出了金子的光芒。拉加泽里做过很多这样的梦,也是因为这个梦境的驱使,最有可能成为机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拉加泽里抛弃学业与爱情来到这个镇子上,为的其实就是依靠地利之便,最终靠近那个关口。罗尔依站长就是那个使抽象的法变得实在,变得富有魔力的人。他来到这里,是为了亲近那法,为了接近那掌握法力的人,但是,一切都还没有来得及展开,他就已经把这尊神灵激怒了。

看热闹的人们都四散开去,拉加泽里一个人站在那里,深深的绝望像一只有力的手,紧紧地攥住了心脏。他

从来不曾知道，绝望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他还没有出生，父亲就去世了，对此，他没有这么绝望。很多人都说，现在好了，凭考试而不是凭推荐上大学了，把书念出头，一家人就时来运转了。但是，对他们家来说，哥哥和母亲都在唉声叹气。随着改革开放，凭本事上大学也并不是什么好事情。分地到户需要比较多的劳动力，市场开放，需要很大的胆子，这两样，他们家都不具备。他们家就一个性格懦弱的哥哥，一个总是抱怨命运的嫂子，一个沉默不语的母亲。他从初中上到高中，一直都是班上的尖子，但是，每一次放假回到机村，看到跟木材生意有关的人都一个个发了起来，好些人家盖了新房，好些人家买了崭新的卡车，再不济也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代替又要放牧又要饲养的牲口。但是，自己家里，哥哥还在为自己下学期的学费长吁短叹，嫂子话里的话，和搭配在一起的脸色就更是堪了。

“未来无限美好，现实却无比残酷。”他在最后一次作文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然后，离开了学校，来到正在机村旁边兴起的这个镇子上。但他看到哥哥终于得以解脱的神情，多少还是有些伤心。嫂子说：“不念书了，以前那些钱就白花了。”

他没有说话，他只是看着无言地深垂着脑袋的母亲心里隐隐作痛。失去丈夫以后，这个女人就只是默默地劳作，在家务事上早就一言不发了。

嫂子又说：“这下好了，在机村，人前人后，我们更要抬不起头了。以前抬不起头是因为穷，以后，人家又要说我们不让你上大学了。”

拉加泽里没有说话。嫂子刚嫁到自己家时，身上带

着特别的芳香，眼睛，甚至脸上滋润的皮肤都往外洋溢着笑意。那时，她和哥哥都是生产大队的积极分子，都是在全县大会上戴过大红花的共青团员。现在，她已经憔悴不堪，飞速变化的社会，沉重的生活使她的眼神满含怨毒，哥哥的眼神则常常是一片犹疑与茫然。

暮色降临山间，气温骤降，空气强烈对流，风催动了林涛。森林已经残破不堪，但还站立着的树都在风中发出了声响。

他在心里说：“你要坚强。”泪水却从冰冷的脸上潸然而下。

风卷起马路上的尘土猛扑在他的脸上，泪水犁开那些尘土，在他脸上留下了两道清晰的印迹。他不知道呆立了多久，直到山谷里气流重新平衡，风慢慢停下来，浩荡的河流一样轰然作响的林涛也停下来，聚在茶馆里的人也散尽了。他又挥动起手中的斧子，把一根根长长的铁钉敲进厚厚的木板。无论将来怎样，但是，眼下，一座简陋的房子正在自己手下渐渐成形。第一天，他搭好了架子。那是现成的架子，只是换一个地方重新拼装起来。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第二天，他给房子盖了顶。第三天，他给房子装好了门框与门，现在是第三天的晚上，夜深人静，在星光下，他挥动斧子，给房子装上窗户。他干得很慢，因为光线黯淡。整个镇子正在睡去，只有他叮叮当当的敲击声一下一下响在那些人梦境的边缘。

他想，他们听见了。

他自己也因此听见了自己，虽然不是十分准确有力，但一下又一下，都决绝无比。

这时，茶馆突然大放光明，不仅里面的灯打开了，连

外面走廊上的灯也打开了。强烈的光漫射过来，把这个小小的工地照得一片透亮。李老板抱着那个大得有些夸张的茶杯，披件大衣站在门前。他没有朝这边看，他的眼睛像平常那样，看着什么都没有的地方。现在，他的眼光就投向那些光与夜色相互交织并最终消失的地方。

拉加泽里觉得眼底再次发热，但他止住了自己莫名的感伤，更加用力地挥动起手中的斧头。

后来，人们都开玩笑说：“妈的，小子，那一夜，我们的枕头都差点叫你砸扁了。”

日渐熟悉的罗尔依站长也说：“你小子想用钉子把我做梦的脑袋钉穿！”

2. 一晃眼，这都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两年后的这天，双江口镇上的老居民拉加泽里要回机村一趟。因为镇上有大事发生，因为这大事的影响，他觉得自己的步伐特别轻快。

走出镇子，来到木材检查站关口，警察老王笑吟吟地说：“嚯，今天很高兴的样子嘛。”

老王站在昨晚出事的现场，拉加泽里当然要绕开这个话题：“看，杜鹃花开了。”

五月天，在这海拔三千米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树叶萌发、沃土苏醒、河水奔腾、鲜花开放时那种醉人的味道。

这味道使得警察老王绽开了笑脸：“是啊，都没注意到，好像一个晚上，这些花都开了。”

远处山梁上还堆积着斑驳残雪，但在峡谷低处，沿

着河流两岸的杜鹃花都开放了，一直沉浸在深重绿色中的丛丛杜鹃树突然一下就绽开了繁多硕大的花朵。河里奔泻的水流声也特别响亮。

“你看，这事是谁干下的？”老王突然开口。

拉加泽里有些猝不及防：“什么事？”

老王用手里的警棍指指细细的白粉勾勒出一个人形，人形中两处地方，干燥的泥土被血浸湿。老王的警棍又一指被冲关的卡车撞断的关口栏杆。

“就这个事！”

“早上起来，我才听说。”

“你就没听到点动静？”

“不操心的人，睡觉沉。”

老王笑了，把警棍别回腰间，口气淡淡地问：“回村去？”

“吃的东西没有了，回家取。”

“走好啊！”拉加泽里走出了一段，老王又叫道：“小子，耳朵支着点，听到什么动静回来报告！”

拉加泽里回头笑笑，轻快的脚步却没有停下。

他脚步轻快并不仅仅因为杜鹃花开了，并不仅仅因为五月的空气中充满了万物复苏、生机萌发的气息，还因为警察老王说的那件事：昨天半夜，双江口木材检查站有辆卡车闯关，撞飞了检查站的闸口栏杆，连带着还把验关的检查站长罗尔依撞成了重伤。刚才老王用警棍指出的那个白灰描出的人形，正是罗尔依站长飞起来又落地的地方。这个人现在躺在医院里深度昏迷，除了啼啼哭哭的家人外，守在床边的当然还有警察，只等他醒来，一切也就真相大白了。问题是传来的消息说，这个人

多半是醒不过来了。

这是清晨时分的消息。

这个早上，拉加泽里不断变幻着脸上的表情在镇子上游荡。看到执勤点的警察和检查站上的人，他也和他们一样做出严肃的表情。见了因这个消息兴奋的人，他也会心地释放出很节制的笑意。他不再是刚到镇上那个毛头小子了，他已经历练得沉稳老练，虽然人称镇上最小的老板——生意最小，一个“加气补胎”店，年纪也最小，十九岁多一点，要吃二十岁的饭，还要等上大半年光景。

中午时分，两辆警车闪着灯从县城开到了镇上。拉加泽里对自己说，我要做一下选择题：A，罗尔依醒了，说出了作案人，警察来抓人了；B，他死了，警察等不到口供，来破案了。他选了B。

其实，他不是选了B，而是希望是B。为什么希望是B？不要以为他仅仅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出于看热闹的心理暗自希望事情更大一点，更复杂一点。不，他是觉得，要是眼下的事情变得更大更复杂，也许就有他的什么机会了。为了这个机会，他在这个镇上已经耐心等待了整整两年。看到从县城来的刑警们从车上往执勤点搬运行李，他知道自己选择题做正确了。他们是要扎在这里，破案来了。

他问李老板：“这么说，罗尔依死了？”

李老板说：“没死，但醒不过来了。”

“还是你消息灵通啊！”

“这消息有什么用，换不来钱也换不来饭。”李老板叹息一声说，“看吧，这下，要紧张一段时间了，唉，和和顺

顺地挣钱多好，偏要斗狠使气。”

现在，拉加泽里就带着这个消息走在回机村的那十五里路上。

他很高兴在这杜鹃花开的日子里做一个带着好消息的信使。他真的是想起了这么一个字眼：信使。能想起上学时学过的这样一个新鲜的字眼，让他觉得神清气爽。是的，应该说是信使，而不是送信的人。信使是史诗里的典雅字眼，送信的，是粗鲁时代的大白话。

古老的史诗里说，信使传送好消息时，会采来野花编织一个花环戴在头上，因为这个想法，拉加泽里甚至停下了脚步，站在一树花朵还在缓缓绽放的杜鹃花树前，但他嘴角马上就露出了自嘲的笑意：“妈的，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现在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只是肯定现在要是哪个男人敢戴上一个杜鹃花环，肯定就是一副小丑的模样了。甚至连他带回去的消息也不会有人相信了。

机村出现在眼前了，包围着庄稼地的树篱上丝丝缕缕的柳絮飞坠而下，让若有若无的风推动着，四处飘荡。在这宁静的景象下面，村子里却明显有一种不安的气氛在游荡。在这个自小长大的村子，拉加泽里能敏感到每一丝微妙的变化。这证明了自己的猜想，双江口镇上发生的事情果然与机村人相关！

村子寂然无声，但他知道，好些窗户后面，都有人向着公路上张望。刚走到村口，就有好些人迎了上来。把凑热闹的小孩与半大小子除开，只消看看迎出来的主要是哪几家的人，他立马就明白，那件疯狂的，但也让人解气的事情是哪些人干下的了。

他是信使，却并不急于开口。他可不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但好心情使他有耐心堆起满脸笑容，和需要打招呼的人打过招呼，却对他们急切投来的询问的眼神视而不见，径自回家去了。在他身后，那些急切中聚集起来的人群又快快地散去了。

这两年，曾经对他抱着很多希望的哥哥已经对他深深失望，觉得他跟自己一样不会有什么出息了。哥哥一声不吭，嫂子给他端上茶，母亲依然一如既往地慈爱有加，问他是不是走得很累了。

他没有说话，拿出一包糖果，放在母亲跟前。

这时，楼梯响起来了。

“来人了。”

哥哥语带讥讽：“难道是来找你的？”

“今天肯定是来找我的。”

果然，来人对哥哥强巴视而不见，而对拉加泽里露出了笑容，问候他路上走得是否辛苦。

“杜鹃花开了一路，不觉得累就回到村里了。”

“修车店的生意可好？”

“就是给你们的车补胎加气，糊口的生意，能有什么好坏。”

哥哥想说什么，终于没有开口，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能让他听见的气。

来人是更秋家六兄弟中的老三。更秋家一对夫妻竟然一共生下了六个儿子六个女儿。使村人们感到惊奇的是，这些娃娃一直处在半饥半饱的状态，却能一个个长得身强体壮。如今，改革开放了，六个身强力壮的儿子长大了，而且一个个胆大包天，只要是赚钱的事

情，都能抢在全村人前面，短短几年间，已经是机村首富了。

更秋家老大说：“过去，土司是土司，头人是头人，几百年就当定了上等人家。还是共产党政策好，风水轮流转，几年就翻一个底朝天！”话里话外的意思，他们已然是机村的上等人了。因为什么？有钱！怎么来的钱，盗伐盗卖木材挣的钱。就地卖，一卡车赚两三千，要是能买通检查站，过了关卡，运到外地，一卡车就上万！于是，几兄弟家家盖了新房，还买了六辆卡车，传说银行里的存款还有好几十万。风水一转，只有别人上他们家门，他们早就懒得登别人的家门了。但今天大不相同，不一会儿工夫，这几兄弟除了老四与老六，都到齐了。

拉加泽里笑了，说：“你们几兄弟一来，把我胆小的哥哥吓着了。”

强巴确实害怕了，害怕自己的兄弟什么地方得罪了这几兄弟，现在是兴师问罪来了。

老三开口了：“你在镇上没有听见什么消息吧？”

拉加泽里说：“人还没有到齐吧？”

话音未落，楼梯又响起来，接连又来了三四个人，都是村里时常跟更秋兄弟混在一起的年轻人。

拉加泽里点点头：“这下到齐了。”

这些平时总端着架子的家伙，都不自然地笑了。急性子的老二露出了不耐烦的神色，拉加泽里见好就收，开口道：“你们可真是胆大，做下这么大的事情！”

老二愤然说：“怪他太狠了，吃我们的，拿我们的，还没有喂饱他，居然要没收老三的卡车，加上一车木头，十万出头了！”他这话出口时，老大老三想要制止已经来不

及了。

“可也不能往死里弄啊！”

“死了?!”

“早上说死了,中午又说没死。不一定,我来时,又说是深度昏迷。反正镇上来了两车警察。”

“就想警告他一下,想不到这家伙这么不经撞。”

拉加泽里哈哈大笑,说:“不打自招啊,这可是你们自己说出来的啊。”

几兄弟脸立时就白了,口气却冰冷而坚硬:“怎么,想告发我们?”

拉加泽里也眼露凶光:“别那么看我,我没有盗伐盗卖木材,也没有大钱落在口袋里,也没有干什么坏事,我不害怕,再说了,就算做了什么事,我也不会这么害怕。”

大家想想,这家伙真没为什么事情害怕过,但是,既然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在双江口镇上开个破修车店,又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老二挪动屁股坐到他跟前:“你也是我们的兄弟嘛。”

拉加泽里笑笑,未置可否,说:“你们不就是想让那家伙知道,要是下手太重,就会跟他拼命吗?但你们也用不着下手那么重,要是人缓不过来,真就要找到你们头上了。”

老五冷笑:“老子什么都不认,他口说无凭,没有证据。”

“我也可以是证据,不是吗?这屋子里并不都是你们更秋家的亲兄弟,说出这事还可以立功受奖。”

屋子里一时鸦雀无声,更秋几兄弟也该后悔自己平

常太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了。

“你们放心吧，要是那个心，我还会回来把这些话说给你们听吗？听说那家伙可能醒不过来，脑子撞坏了，要成植物人了。”

“植物人？”

“植物，就是跟树啊，草啊一样，活着，却什么都不知道，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真的？”

“真的！”

老三上来揽住他肩膀，说：“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亲兄弟了。”

拉加泽里没有说话，他站起身来：“我要回去了。对了，有什么新消息，我会让你们知道的。”他走到楼梯口，又回来，说：“我不能这么空手走，我对警察说，我是回来拿吃的东西。不拿点东西，警察要说我是专门来通风报信了。”

3. 走出村子不远，后面就有人追了上来。

拉加泽里没有回头，但他听出那是两个人的脚步声。于是，他放慢了自己的脚步。是更秋家老三和刀子脸甲洛。他们给他送来了肉、面、油还有一条红塔山香烟。拉加泽里也不客气，只说：“有什么消息，我会告诉你们的。”

这时，峡口前方的太阳正在落山，斜射的阳光晃得他有些睁不开眼。他在一个峡口前放缓了脚步，峡口中央，一道湍急的溪流喧哗着奔腾而下，穿过公路下面的